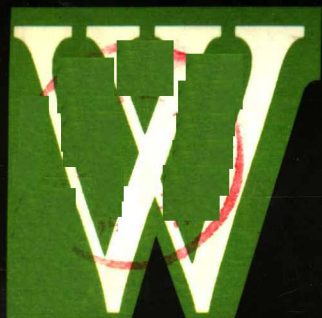




WALLRAF
RICHARTZ
MUSEUM

瓦尔拉夫—
里夏茨
美术馆

世界美术馆藏画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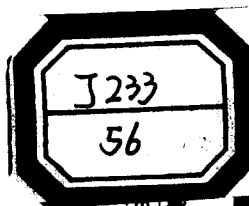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THE SERIES OF WEST

MUSEUM'S WORKS



WALLRAF-RICHARTZ
MUSEUM



YORKS

OF WEST

出版社

藏画系列



WALLRAF-RICHARTZ
MUSEUM

瓦尔拉夫-
里夏茨美术馆

世界美术馆藏系列

瓦尔拉夫—里夏茨美术馆

撰 文：夏 舍

译 者：姚宏翔

责任编辑：薛建华

封面设计：陆全根

技术编辑：殷小雷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市中华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2

出版日期：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5100册

ISBN 7-5322-2070-2/J · 1950

定 价：16.50元

导 言

费迪南德·弗朗兹·瓦尔拉夫,1748年7月27日生于科隆,卒于1824年3月18日,科隆的瓦尔拉夫一里夏茨美术馆即是按他的意愿而建立的。

瓦尔拉夫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收藏生涯,开头是收集一些教学用的物品,渐渐地开始收藏起美术作品来了。他给科隆市的遗赠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包括1616件油画,521件手稿,466份文件,3089个信封,13248本书籍,38254件木刻,3165件木雕,3875张素描,124件传统雕塑,无数的石刻、硬币、化石、矿石、彩玻璃和武器等等。

1819年5月9日,瓦尔拉夫立下遗嘱,把全部收藏捐给他的出生地科隆市。瓦尔拉夫逝世后即把他的收藏安放在原科隆大主教的住宅内。1827年7月8日在诺埃尔的安排下向公众开放了几个房间。后来诺埃尔被任命为瓦尔拉夫美术馆的第一任馆长。

科隆人一直在讨论改善美术馆的措施。早在1828年,一位瓦尔拉夫的学生希托夫从巴黎寄来了更新美术馆的计划。但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实施。兰博克斯继任馆长时多次抱怨美术作品的收藏条件太差。1849年选择了小教堂旧址作为建馆的场地。1854年,科隆大商人约翰·海因里希·里夏茨向市议会捐赠10000塞勒用以建造美术馆,市议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笔捐款,并把里夏茨和瓦尔拉夫两个姓名合在一起作为新美术馆的名称,即瓦尔拉夫一里夏茨美术馆。

美术馆新大楼(开张于1861年7月1日)不仅是美术收藏品的安身之处,同时也成了科隆美术协会的所在地,并且还是尼森开办的绘画学校的所在地。尼森后来成为兰博克斯的继任者。新大楼的回廊中放置了罗马时代及中世纪的雕塑和罗马镶嵌画,上面一层则放置中世纪彩玻璃。著名雕塑作品的石膏像也计划陈列于新大楼内。但从一开始,瓦尔拉夫一里夏茨美术馆的重点就放在油画上。因此,油画部门的扩张速度最为惊人。

最早的捐赠可以追溯到1829年。不断地购买、捐赠和遗赠为美术馆的收藏增加了新的价值。例如洛赫纳的《凉亭中的圣母子》也被美术馆收藏。但真正大规模的收藏活动则开始于1861年新美术馆开张之后。在1860年,尽管市议会极力反对,美术馆还是花了1000塞勒从申克手中买下了雅各布·约丹斯的《被缚的普鲁米修斯》。1862年又花了5000塞勒买下了彼得·保罗·鲁本斯的《霍利一家》。同一年还获得了祭坛作品《十字架》。1864年又收集到了利弗斯伯格的《耶稣受难》。

兰博克斯逝世后,尼森在1866年被任命为美术馆长,他的任期内,美术馆在杜塞尔多夫流派和佛兰德斯巴洛克领域内的收藏得到了很大的扩充。但尼森却于1890年初辞职。卡尔·奥尔登霍文出





任新馆长，年薪为6000马克。

奥尔登霍文在开头几年的主要工作是对画廊进行重组。那种普遍的混乱无序不仅对市议会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国外参观者所抱怨的。另一迫切的任务是编制一个系统的目录。藏品的大量增加，使美术馆的空间显得不足，因此在回廊上面又加建了一层，并把藏品组织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即科隆的中世纪绘画和19世纪晚期的绘画。另外延伸出一个罗马和希腊雕塑的石膏像部门，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口味，后来在1905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画廊而开放。

奥尔登霍文于1907年逝世，1908年哈格尔施坦格被任命为美术馆长。哈格尔施坦格对美术馆又一次进行了重组。1908年他把石膏像贮藏起来，以便给绘画腾出更多的空间。他引入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挂画方法，即挂成一排，而不再是顶天立地地挂满整个墙壁。

哈格尔施坦格利用他个人的魅力赢得了许多赞助。在六年的任期内成功地获得了90幅左右的美术作品，包括在1911年获得了凡·高的《吊路桥》。并用1050000马克购买了西格收藏的拉贝耳的作品。一年后又获得了雷诺阿著名的肖像画《西莱斯夫妇》，一战爆发前又得到了毕加索的《索莱尔一家》（在1937年被认为是“堕落艺术”）。他把流行美术引入收藏领域的行为受到了报纸和评论家的严厉指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美术馆的发展进程，直到1921年市议会决定再次重建瓦尔拉夫一里夏茨美术馆，同时也对装饰美术馆进行重建。新任馆长塞哈弗尔想到了把两馆的收藏进行合并，但仅限于行政管理，而不影响各自的展览。塞哈弗尔成了合并后的美术馆长，而罗马古玩的收藏品则由另一位馆长管理，中世纪美术品则委托给一位专家。其余的收藏，包括木刻，属于当代美术画廊。这样美术馆建立了新的管理体系。在关闭了很久之后，美术馆又于1923年12月1日重新开放。

1928年，来自慕尼黑的欧内斯特·巴克纳担任了美术馆长。在短短的任期内，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藏品。他给予了美术馆现在的组织结构。当巴克纳于1933年升任巴伐利亚州的美术总监时，瓦尔拉夫一里夏茨美术馆长一职由奥特H·福斯特继任。

福斯特最初的艰难任务是把卡斯坦尼收藏留在科隆，并于1936年用2002000马克买了下来。市政府的有些官员认为太贵了，甚至要将其中的一幅伦勃朗的自画像卖给阿姆斯特丹，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

在第三帝国时期，美术馆的当代作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而在二战中，美术馆的收藏则被安全转移。二战结束后，福斯特辞了职，赖登梅斯特担任了科隆美术馆的总馆长。科隆成了一块战争废墟，



重建美术馆必须加以考虑。此时获得了豪伯里奇的一笔十分有价值的藏品,美术馆在原址上被重建。在以后的几年里,观众人数有所增加,收藏也可以按计划进行了。

由于豪伯里奇的捐赠,20世纪美术成了一个重要的收藏内容。1968年获得的路德维格收藏更丰富了这类作品。因此,市议会于1976年决定建立一个新的20世纪美术馆——路德维格美术馆。此前瓦尔拉夫—里夏茨美术馆的收藏由三个部分组成:中世纪绘画,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美术,19世纪美术。地域收藏成为一个分离的、独立的部门一个美术馆内的美术馆。

瓦尔拉夫—里夏茨美术馆和路德维格美术馆的联合建筑是旧城改造的一个部分,位于科隆大教堂的东南,是科隆的市中心。新大楼的一个美妙之处就在于与大教堂并列在一起。另一特点是与其他的重要博物馆也十分邻近。

美术馆新大楼由于它的环形画廊使它与标准的处理有着显著的区别。美术作品的陈列——当时美术馆所要求的——优先于传统的收藏和研究功能。而内部的设计则给参观者提供了在美术王国中遨游的机会。各个房间不同的次序加强了这种效果。美术馆的各个重要空间沿着轴心向东西两边展开。大展厅是主要的线路,通过其他小的路线可以到达各个有关的房间和展厅。房间大小不一,使参观者有一种不断变换视角的诱人体验。而且,这样的设计也方便观众在不感兴趣时自由离场。在瓦尔拉夫—里夏茨美术馆与路德维格美术馆之间有天桥连接,展示给人们古代美术与当代美术之间的一条纽带。因此,天桥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一种位置的转换。由天桥可以直接到达的北面的房间里陈列着中世纪的祭坛作品。大部分房间都利用自然光来照明,人工光源则有意加以回避。

这种新的美术馆概念显然已深入观众的内心,陈列名画的美术馆不仅是服务于美术的历史,更是得到了科隆市民的支持。

瓦尔拉夫—里夏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本书收集的几十幅作品是从中世纪艺术到现代艺术丰富藏品中的一部分。除了鲁本斯、塞尚、莫内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外,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德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从卢卡的《圣母子》到德国文艺复兴大师洛赫纳·丢勒的作品,无论造型风格还是审美趣味,都浸润着德意志民族的理性精神,在欧洲各国的众多艺术流派中,显得与众不同。而这正是瓦尔拉夫—里夏茨美术馆享誉世界的基础。





圣母子

卢卡

1260 油画

1040×630mm



凉亭中的圣母子

斯特凡·洛赫纳

生活于1400~1451 油画

505×400mm



最后的审判

斯特凡·洛赫纳

生活于1400~1451 油画

1245×172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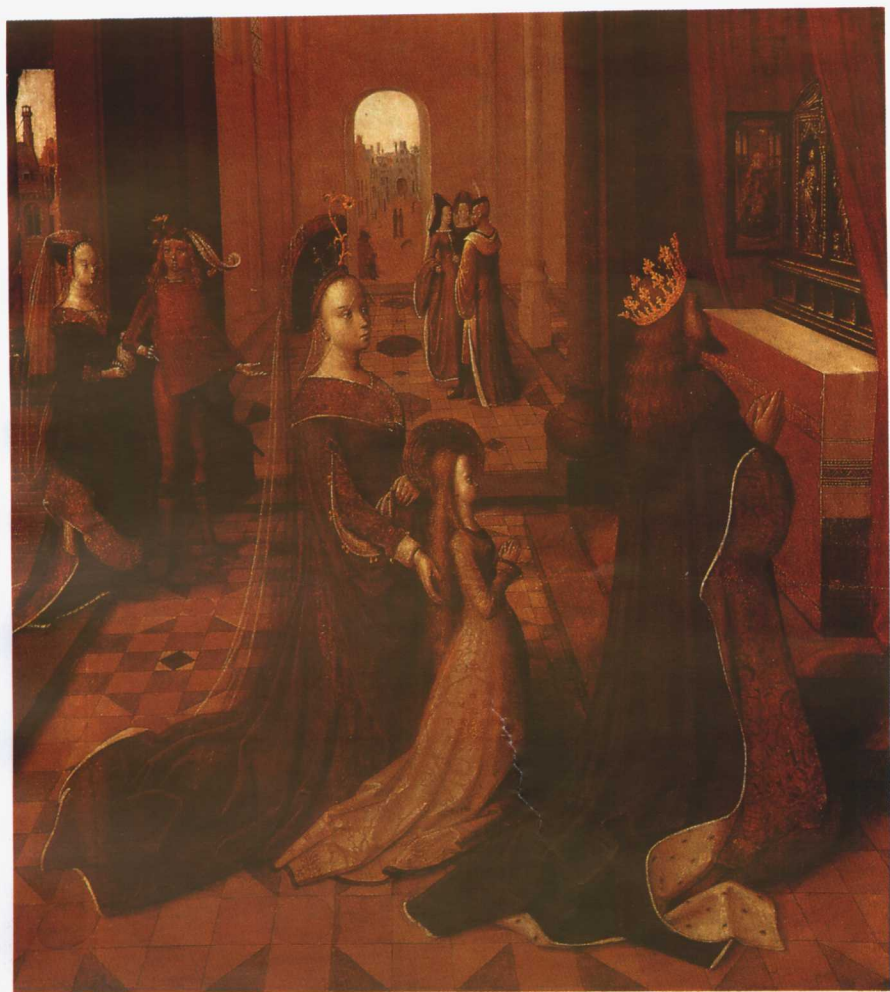


祭坛画

圣巴塞洛缪祭坛画师

1495-1501 油画

1070×800mm



乌尔苏拉与她的父母在祭坛前

佚名

1492-1496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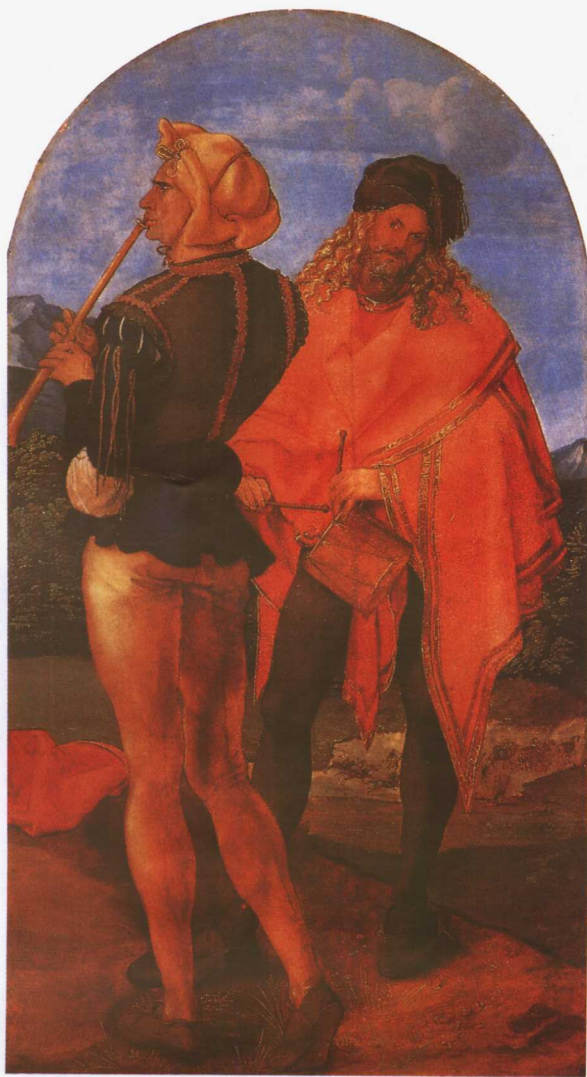
1240×1150mm



天使

格尔蒙格·彭茨

1525-1530 油画



吹笛者与鼓手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1502-1504 油画

940×512mm



芭芭拉·谢伦贝格像

老汉斯·布克迈尔

1505-1507 油画

415×280mm



汉斯·谢伦贝格像

老汉斯·布克迈尔

1505-1507 油画

415×280mm



帕里斯的审判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1512-1514 油画

430×322mm



集市

彼得·阿特森

约1555 油画

1270×850mm